

亲历中国科幻 30 年：个人史与社会史

杨虚杰

吴岩简介

吴岩 (1962-), 北京市人, 科幻作家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、文学院兼职副教授;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。著有《心灵探险》、《生死第六天》、《抽屉里的青春》等科幻小说;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“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”, 主编“科幻新概念理论丛书”、“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丛书”、“世界著名科学家科幻系列”等科幻系列丛书和《领导心理学》、《教育管理基础》等著作。作品获得过国家图书奖、“五个一”工程奖、全国科普奖、科幻世界银河奖、新闻出版署重点图书奖等。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, 并曾赴美国、比利时、澳大利亚、意大利、日本、香港和台湾等地区讲学或访问。主持国内第一个科幻硕士研究方向。



题记:

没有谁像他这样, 以一种难以名状的方式坚守着科幻。也没有谁像他这样, 与中国30年的科幻这样血脉相连, 对科幻的热爱, 改变、造就、影响了他。他的一切欢愉、痛苦都与科幻相连。透过他的经历, 可以看出中国科幻的这一段路程: 新生与创痛, 放弃与坚守。

最重要的是, 这是他青春的记忆, 如今, 已过不惑之年的他, 依然不能忘怀, 他虽然一直跨界而行, 但是却在全方位逡巡科幻: 创作、研究、教学、社会活动、出版, 甚至与国内外交流。在这个领域, 他是一个没有名衔的领袖, 以一种姿态, 影响着科幻圈子。

他, 就是吴岩。

从“抛弃”到坚守

杨虚杰 您是怎样迷上科幻的?

吴岩 我在北京的空政文工团大院长大, 从出生年到1978年之间, 我们大院里有个资料室, 文革期间我们就从窗户跳进去, 发现里面有很多书, 书上都是尘土, 那些书都是当时不准看的。里面有凡尔纳的书, 如《海底两万里》等, 这些书现在我还有。当然, 也有一些苏联作家的科幻作品。我从小喜欢科学。我有一个表哥, 一天到晚喜欢在家弄些试管、酒精灯等来做试验, 也喜欢天文等, 全是与科技有关的。我看了感到

收稿日期: 2009-11-12

作者简介: 杨虚杰, 《科学时报》社主任编辑; Email: yangxujie@263.net。

很有意思，基本上是他在影响我，我隔一两周，到表哥家去一次。当时也看过《元素的故事》等科普书，真是好看，但是放在床边，很久才能看完一章，不如看叶永烈的看得快，叶永烈有一本《燃烧的故事》，我还一笔一笔地抄过。我还看过当时《我们爱科学》的最后一两本，觉得很好看。就是说对于科学的，特别是有故事的科学，都爱看，科学一加上幻想就更好了，当时苏联的科幻小说，我记得看过一本《人造小太阳》，好得不得了。当时科幻只有苏联的、凡尔纳的。这里有个小故事，叶永烈开始写科幻小说以后，我们在北京见面时，我问他，美国有科幻么？他说，美国有一个阿西莫夫，他只写科普。后来他为阿西莫夫的中文版科幻书写序言，可见，当时大家的信息很闭塞。

除了大院里的图书馆，我母亲复员到“地方”以后，我在朝阳区少年宫图书馆中找到了原来的《科学大众》、《知识就是力量》等杂志，并认识了一些科普圈的人，比如童恩正、刘兴诗等全见到了，这个圈子就算打开了。

杨虚杰 你在很早就发表作品，我想你的语文、作文也不错吧？

吴 岩 我的作文还不错，但是成绩并不稳定，要不很高分，要不不及格。有时候也让我去参加作文比赛，但都是名落孙山。

杨虚杰 你在中学时，创作的欲望是自然而然的？

吴 岩 是的，是自然而然的，我在上课的时候也经常写小说，一本一本地写。给叶永烈老师看的第一篇是怎样用放射性技术育种，这篇写好投出去后，被退回来，我现在还记得，叶永烈曾经说，你的作品中把放射性当做一个负面来写，这是一个“问题”。后来又写了几篇，我感觉自己是个科幻“迷”，但是写得不太好。90年代开始，感觉自己开点窍，在少年科学画报上发一些短篇，比如《神秘的电影院》，每一个故事中都有一些小感动。

杨虚杰 你很愿意与当时中国科幻界人士交往？

吴 岩 非常愿意，不仅是科幻界人士，还有科普界人士，我看过他们的作品，我很崇

拜他们。北京一开科普方面的会议，我就去。当时我还是学生，与人家交谈、留地址等，这也让一些人看着不顺眼。当时叶永烈给国外写一篇介绍中国科幻现状的文章，还提到我是中国当时年龄最小的科幻作家。这也是我卷进后来的风波中去的原因。

杨虚杰 还有一段你作为青年作家被重点培养的历史？

吴 岩 粉碎四人帮以后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要搞科学读物编辑室，就把余俊雄等人召回来，他们还特别注重培养年轻作者，我和郑渊洁就去参加过培训，我现在还记得特别清楚，我们俩一人穿一件军大衣，因为他是从部队下来的。他比我成熟多了，他说，他工农兵都当过。郑当时在大华无线电厂当工人，他也写过科幻。

杨虚杰 你当时还在上学，参加这样的活动再加上创作，会花上一些时间吧？

吴 岩 是啊，紧接着就是没有考上大学，事情就闹大了，父母不高兴，还有一些人盯着这件事，叶永烈等人每次与我见面都谈，你还是要上大学。

杨虚杰 如果是喜欢创作，我认为您上大学怎么也应该是读中文系，怎么想到读心理学？

吴 岩 这些也与他们都讨论过，他们说，你要是写科幻，就必须学科学，但文学必须自己学，所以我高考的第一志愿是物理，第一年没考上，外语不及格，化学不及格。他们告诉我写科技的东西，必须要受高等教育。复习了一年，我的运气特别好，被北师大录取，当时为了我录取的事情，还找到北京市招生办的白介夫调停。但是特别奇怪，上大学以后，反而什么都写不出来了，基本上什么都没写，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得了奖，但是写得很差，那时的科幻已经到低谷，作品得奖的门槛很低。直到1986年我在师大工作以后，90年代初，我才突然开了窍。在此之前，我是幻想型的人，有很多小时候的那种幻想，到后来，经历一点事后，逐渐把那些幻想扔了、放弃了，反而写出幻想的东西来。我感觉是这样，当你知道现实

是现实，你的幻想反而自由了。所以我在90年代写了两个长篇、一些短篇。

科幻进入低谷

杨虚杰 上大学时，虽然写不出东西，但是，还想着科幻这件事？

吴 岩 那时科幻已经进入低谷。曾经发生这样一件事，一天我在教室上课，透过门缝，我看到郑文光先生的夫人正在朝我招手，我出去后，才知道，那时郑先生已经瘫痪了，好像是作协或者文联要为对科幻的批判开一个调停会，两边都要拿出东西来，我一直都有剪报，所以，我就赶紧回家给他们去取剪报。

杨虚杰 对科幻的批判，起初是怎么一回事？

吴 岩 我的感觉是，最初科幻和科普这两拨人的关系很好，郑文光、童恩正、刘兴诗、陶世龙等，他们都是五六十年代一块写作写出来的，他们总在一起开会，其中一些人之间的关系好得不得了。粉碎四人帮之后，当时非常年轻的叶永烈老师也出来了，而且特别出名，成为了真正的明星，他当时是全国惟一的一个先进科普工作者，叶永烈被各地请去讲创作等。对两批人之间产生的裂痕，有许多不同的说法。我在美国见到童恩正时，他的说法是，叶永烈写文章提到钱学森大跃进时对粮食亩产的推算，认为太大胆、是科幻。于是，出现了一些人为钱学森卖力去打压叶永烈。70年代，叶老师拍过关于宇宙飞行的电影，找过钱老，两人关系非常好。不过，后来钱老确实对科幻有过发言，大意说，科幻我没怎么看过，就看过一篇，是在我心情最不好的时候看的，是科幻的鼻祖凡尔纳写的（估计是《海底两万里》），里面说用钠来开潜水艇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因为当时钱学森是中国科协主席，于是，出现一些人要替钱学森来打压叶永烈。但是不是真是这样，谁也不知道。此外，对这个问题还有“嫉妒说”等等。

但是，叶老师当时确实非常出名，他在全中国各地演讲，讲稿汇合成一本书——《论科学文

艺》。他是科普领域的“先进”，这不是什么虚名，他确实是选题敏锐、深入浅出，还有一点，永远会按时交稿。于是，各大媒体什么事都找他，有时候《文汇报》一版都是他的文章。后来，《中国青年报》上开了一个专栏，叫科普小议，我听说，开始的几期是有铺垫的，发了几篇非常一般的文章。后来突然转向科幻，非常重磅的一篇，就是针对叶永烈的，甄朔南写的《科学性是思想性的本源》，给人的感觉是非常重磅的炸弹，讲叶永烈一篇关于恐龙的作品是完全不懂科学，思想性不好，就是伪科学。叶永烈马上就写了一篇，来回答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，但是甄是推理式的语言，而叶是叙事性的。很快，甄再写一篇，但以后叶却没有声音了。后来才知道，是报社不给他发了。此后又发表了几个系列的东西，其中有一个是批评我的《引力波的深渊》这部作品，大概是说，这个中学生写的，思想都有问题，把科学家写成疯子；不能再宣传这样的人。实际上，他们的目标可能是大连的作家尤异在我的作品前面加的点评。尤异就写了一篇反驳文章，报纸再发表文章说，这孩子就是不对，凭什么不能说啊？同期，还批判了童恩正，他是被系列性地批判过的。一二年以后，开始对郑文光的《太平洋》进行批判。郑文光看了这篇文章后不久，就瘫痪了。这件事掀起的波澜非常大，再加上《科普创作》上发表的一些评论，正好赶上清污。本来中央的清污运动中没有科幻的事，但莫名其妙地，科幻变成精神污染的一部分。后来听说，是有人写了告状信，提交了黑名单。叶永烈肯定首当其冲。他有一篇科幻小说叫《黑影》，就有人批判叶永烈思想上有“黑影”。后来新闻出版署发文，全国科技出版社都不能再出科幻图书，很多报纸都发了好像出自一个人手笔的“评论”。

杨虚杰 整个科幻，包括你自己受到什么影响？

吴 岩 1984年以后，所有的出版社都不出版科幻图书了。在中国就是这样，看似公平合理的一个政策，但实际的影响力却远远超过设定的范畴。我当时在北师大，学校还好，系

里说我们不管。现在,25年过去了,我觉得这件事的后果,第一是把中国科幻发展的势头打掉了;第二就是给科幻读者造成很坏的影响,在全国读者眼里,科幻就成了一个坏东西,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

杨虚杰 听说你最近在大连科学传播会议上讲,“80年代的科幻运动是对传统科普的第一次突围,那时多数最优秀的人才离开了科普行业”,这种说法是否有根据?

吴 岩 关于什么是科普,什么是科学传播?在我眼里很简单,科普作品就是以科学霸权为主要内容的大众话语体系,文本中一旦出现矛盾,科学是最终的宰制者。作品和作家,都是科学的奴仆。而科幻,是文学,作品和作家不是科学的奴仆,科幻作品中有文学规律的宰制,科学活动只是相关内容的-一个部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窝在科普范畴之内的科幻作家势必会有一场突围。当时所发生的情况,就是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科幻作家对传统科普所做的一次突围。他们的口号是,科幻是文学,如果文学与作品发生冲突,是要以文学规律来决定的。对传统科普的第二次突围,应该是后来科学文化倡导者所做的突围,他们的口号是要反对科学主义。两次突围都可看出,参与者是试图建立一种作品与科学之间的张力关系。科幻是什么,它不简单地属于科普,而是社会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杨虚杰 在那个时候,真的是很多科普、科幻人才离开了么?

吴 岩 最优秀的人离开了。这些人在五六十年代都是科普、科幻双栖人,但突围被打压之后,命运都发生了改变:肖建亨后来去炒股,现在在国外;叶永烈写传记去了;郑文光瘫痪了,寂寞中去世;童恩正找机会出国,也因病去世了。苦了的是科幻事业。科幻小说与科技文章不同,在于它有很深刻的社会背景;它要顾及好多元素,多种元素平衡就是智慧。世界缺少了科幻,文化就缺少了一些灵性;与当代科技相关的灵性,不是传统幻想作品的灵性。

杨虚杰 有人说,科幻人现在应该对80年代

的事件和参与者“一笑泯恩仇”,你怎么看这个说法?

吴 岩 我认为,还是反思深一点好,一个欣欣向荣的事业,被迫从巅峰掉到低谷,能够一笑解决么?在没有错误的情况下,借用政治或行政的手段打压的过往,不可能一笑解决。大家应坐下来,把这件事说清楚、搞清楚,从中吸取教训。不能说作品没有一点错,当时也有很烂的作品。当然,不是他们说的政治思想问题,而是本身不够丰富、科技上也不够创新等等。但是,这些问题,不足以上升到精神污染的范畴。如果现在一笑,就证明前面的打压全是对的。好在,经受了打压,科幻界反而团结起来,到现在我们也还是比较团结。我赞成把事情说清楚,但不赞成追究个人的责任;不过,还是要知道对错。当然,整个事件也很可能是另外一种叙事。讲出来好啊!我愿意知道这个故事,我不想蒙在鼓里。

杨虚杰 那么后来科幻的走向是否发生了变化?

吴 岩 对,的确是当时一下子改变了科幻的走向。严格说,跟现在的思想相比,童恩正等人的观点还是太保守了,也有些地方有偏颇。科幻确实是文学,但是,它的确跟科学有关系,跟科学相距比较近的科幻,也是科幻的一种,也应该得到大力发展。不过,在那样的时代,当一个权力体系希望消除一个文类的时候,一切都停滞了。我们最近做的科幻研究表明,科幻理论在世界各国都多种多样,把科幻当成是科普教育的算一种,把科幻当文化革新的算另一种。在中国,鲁迅和梁启超就是这两种的典型代表。两个人的思路完全不同,鲁迅的脉络后来出现了顾均正、郑文光和今天的刘慈欣,梁启超的脉络后来被老舍、金涛到今天的韩松所承接。科幻可以成为科学引进的调节物,更可以成为思想实验的伟大场所。对公众,它还是治疗现代社会疾病的有效小说。科幻实际上不是一个文类,而是一个较大的文学空间。

杨虚杰 您怎样评价那一段历史?

吴 岩 它逼迫着我们要深化对科幻的认识。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在为寻求科幻的合法性

而工作。

跨界，我还是一个科幻迷

杨虚杰 你在北师大开设科幻课程，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

吴 岩 我在北师大开科幻课是1991年，课程的名字叫“科幻小说评论与研究”，面向全校的跨系公选课。第一次就有130多人来选，最多一次有600多人选。1991年北师大鼓励老师开公选课，我就琢磨，科幻能不能纳入进来。正好我们资料室的一位老师，她先生是研究鲁迅的王富仁教授，我就找他替我领衔，第一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开了这门课，他给我们讲的第一讲，谈的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科幻的文学土壤。我听了以后非常受启发。这门课开了10年，一直到2001年我要出国才结束。杨鹏、星河都是在这门课上出现的作家。他们俩是一个班上的。当时有找我约稿的，我让大家写，后来只有他们俩写了，每个人的第一篇稿件我都改了八遍以上。

杨虚杰 后来您又与王泉根等老师一起开设了国内第一个科幻硕士点，现在的情形怎么样？您的初衷是什么？

吴 岩 2003年的时候，文学学院的王泉根老师找到我，直接给我打电话，科幻成为他们现当代文学里的一个方向。2003年开始招收这个方向的硕士生，每年招两个学生。现在真正科幻迷考进来的比较少。第一年三个，后来每年两个。考这个专业要有现当代文学的底子。理科学生考上来比较难，有一年，一个清华学生差一分，但就是招不进来。

杨虚杰 据我所知，你在北师大的“正业”是教育管理学院教授心理学的老师，这种跨界生活，怎样平衡？

吴 岩：是。同时做两件事情，人会分裂。从这个学期我调到北师大的课程与教学研究院，从事科学教育，可能会好一些，今后这边是科幻作为文学，那边是科幻作为科学教育。教育管理学院那边还有一些课，上完就完了。

杨虚杰 对科幻的科学性，以及它所表现

的社会现实的关注，在别的国家是不是也这样？

吴 岩 应该说别的国家好得多，因为他们不把文学作品看得那么重。科幻产生在欧洲，到达其他地区的过程中有一个文化传播的问题。它受两个因素影响。一是本地区当时的需求。中国也是，那个时代，需要重振中华，需要德先生和赛先生。二是和传统文化有关系。科学进来的时候，是个异类文化，和传统文化有个交融问题。本世纪初就没有交融好，很快沉没下去。现在，中国逐渐走向国际化，科幻又可能会成为一个市场经济中没有人管的“孩子”。我的感觉是，这样更危险，奇幻没出来的时候，所有幻想文学读者都让科幻收了，奇幻的门槛很低，它一出来，很快就有很多人转过去了，所以，未来并不是特别乐观。

杨虚杰 您在组织学生做中国口述科幻史的工作，改革开放30年中国科幻还有哪些值得记取的历史？

吴 岩 80年代前，科幻爆发的那一段很好，中国从来没有一下子出现那么多作家和作品的历史，大家都可以放开了写。那是很值得留恋和回味的。并且，那时的一些好的东西，发展起来可能就是中国的一个特色，但是，后来截断了。还有就是《科幻世界》的成长，从几千册到上万册，到高峰时的40万册，这也是一个奇迹，全世界也没有发行量这么大的科幻杂志。还有，过去是在思想上绕圈子，现在开始对科幻进行语言上的、文本上的探索。作家开始深入到创作中去，但是还没有找到市场化中的途径。比如说，科幻的真正读者其实是青少年，但是，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。为青少年写作的人不多，应该有比现在多10倍的给青少年的作品。我相信如果做得好，科幻作家的收入不会比郑渊洁和杨红樱的差。

杨虚杰 从科幻创作到科幻理论、科幻史研究，所做的这一切，其动力是兴趣更多还是责任更多？

吴 岩 现在做理论研究，纯粹是责任，说到底，我还是一个“科幻迷”。我既不是一个作者，也不是研究者，但没有办法，把我搁在这个位置上，就要把这些都做了，然后别人在

这个基础上再走。我们的“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”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惟一的科幻课题，等我把这15本书都做完了，希望再搞个刊物，汇集起各方面的力量，把研究工作积累起来。

杨虚杰 你自己今后的打算？

吴 岩 相对于那些创作先锋来说，我只是个“爱好者”，到了这么一个位置，我只是做了一些组织工作。实话说，我是在做科幻概念的营销。只要社会上有什么事，我们就把科幻拿出来说说，我现在要做的事情，是想再写些东西，已经有几年没写了，至少是可以给青少年写写。现在没有人关注这方面。下一步，还要恢复国际上的联系，出去开几个会，设计一些课程，通过这二三十年的经历，对科幻有了全面的认识以后，知道了它在科学教育中的作用，它是很好的科学教育的“引子”。

我曾经想过，就是科幻是不是走到头了？科幻本来是敏感者对科技和未来进入现实的体验，这其中，未来跟现实之间有个距离，但是现在科技已经超前进入现实了。于是，过去那种科幻的感觉便没有了。另外，纸质媒体也就是小说这种形式本身已经衰落了，被电影、动漫等取代，这个趋势很明显。当然，不是说科幻会死亡，作为一种文学空间，它会被各种文

类所占据，此外，它还会跳出文学进入文化、设计等过去不可想象的地方。比如说，它被就张艺谋运用到了奥运会的开幕式。

杨虚杰 科幻与科普的关系是怎样的？

吴 岩 在中国历史上，科幻与科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在国外不是这样的。现在已经看清楚，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，不是一类作品，但是，科幻能不能用来进行科普和科学教育？我认为它的潜力很大，就是说，用它为由头，来看世界的本源，但不涉及真伪。我一直举卡尔·萨根的例子，他小时候看了火星的科幻，就迷上了，随后，他去找火星方面的科普书看。一看，发现小说中许多地方全写错了，但是，萨根从来没有反对过科幻小说。他还不断地讲述这段经历，认为是科幻领他进入了科学大门。前两年国外有人做过一个实验，拿一篇科幻文章和一篇科普文章同时给孩子看，看完做测验，获得一个结果，过两个月再做一次测试，最后发现科幻与科普相比，从短期看，好像科幻不如科普获得的教育效果好，但从持久性上看，科幻给孩子们更多的在科学方面的情感启迪和兴趣的激发。换言之，是对个体科学向往的更持久的引领。我目前正在设计一些这样的研究。

.....
(上接第 90 页)

又有艺术。要有严肃的态度，要好好选镜头。只要认真对待，这片子是可以搞好的。”

《向宇宙进军》样片出来后，1979年4月27日和9月8日晚上，分别在七机部小礼堂和文化部电影局，举行了两次审片会，钱学森同志都参加了。出席观看的还有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部分领导同志。这部影片引用了一部分国产火箭、卫星的实物镜头，还有航天员的训练情况，这在当时航天业界严格保密的情况下，是很不容易的。后来《向宇宙进军》全片又作了几次

修改，于1980年代初在全国公映。不过当时公映的只是前两部：《飞出地球去》和《卫星的应用》；第三部《载人航天》由于题材敏感，只在内部放映。

钱学森同志逝世，中国失去一位世界级的杰出科学家，我们失去一位毕生支持科普事业的学术大师。钱老对科普事业的关心支持是全面的，可能由于他所从事的专业缘故，航空航天科普受到他更多关注和厚爱。谨以这篇小文，表达作者对巨星陨落的沉痛哀思！